

文選

和¹⁶
505
18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一

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購求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呂向 註

夏記南村雨夜
與先高懷此才
生事去惟三句
之唾罵今日為
庚卷對此不說
然所宿那堪風雨
夜又讀怨李文章
况約殿相似以示
筆吳日多景此等
庚午年初伏前
一日鐵牛



劉子元於此書為梁文士擬作謂其詞氣稍涉魯陳又
祖史不錄故云尔然枚果上及王褒滿注諸篇班史不錄而
祖氣不與西京文殊甚上相此而且子果又士類能筆為

蘇武書一首 最其文與陳思諸表高陽一閱安能為

李少卿 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

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
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
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

書答

子卿足下 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
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

和
門 505
號 卷 18

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廢士相與言
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曰子卿蘇武字古人貴呼
其字者字所以表德也
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善曰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
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
昭帝之時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
善也
銳曰策立休美暢通也清時謂青平之
時保榮令問之德美通時君之道遇之甚也再
言之者美之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善曰相子新
甚也幸遇也
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論雍門周鼓
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
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
飛鳥之號秋風蕭條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善曰
謂遠望也依
貴者不遺遠辱還答
良曰不遺舊
依愁思也

蘇武書武有還
慰誨勤勤有踰骨肉
謂慰勞誨
教也踰又答
陵雖不敏能不慨然
善曰孝經曰參不
過也
陵雖不敏能不慨然
善曰參不
言雖不達事理豈不慨然
自從初降以至今日
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
善曰
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
四方夷狄也
翰曰異類不同類於已者
韋韞
古韞川幕莫以禦風雨
善曰說文曰韞臂衣也
韞
形如射韞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韞
韞
為幕也戎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善曰烏孫公主
夷之服也
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善曰烏孫公主
舉自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
善曰

蘇武書武有還
慰誨勤勤有踰骨肉
謂慰勞誨
教也踰又答
陵雖不敏能不慨然
善曰孝經曰參不
過也
陵雖不敏能不慨然
善曰參不
言雖不達事理豈不慨然
自從初降以至今日
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
善曰
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
四方夷狄也
翰曰異類不同類於已者
韋韞
古韞川幕莫以禦風雨
善曰說文曰韞臂衣也
韞
形如射韞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韞
韞
為幕也戎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善曰烏孫公主
夷之服也
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善曰烏孫公主
舉自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
善曰

孫曰少師詩家
宗匠此亦情
不徒是詩趣

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分也良日

冰厚故色玄土地也慘裂寒之甚也

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

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善曰杜摯笳賦序

西戎所作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

曲毛詩曰駟駟牡馬翰曰笳笛之類胡人吹

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之與子別後益復無

聊善曰賈逵國語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

辜並為鯨鯢善曰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

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濟曰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鯢魚名

喻不義以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善曰背恩不報

禮記注曰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

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也良曰禮義中國違棄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城良曰城傷已令先君

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善曰先君謂其

之子翰曰陵自傷令為祖父後功大罪小不

蒙明察向日陵有戰功甚大為孤負陵心區區

之意鏡曰國家孤負其心不每念至忽然忘

錢云功大罪小四字
不足服人既敗則
功不大既降則罪
不小

生。濟曰每念國家不明察陵。陵不難刺。亦心以。

自明。勿粉頸以見。何志。良曰難懼也。顧國系於。

我已矣。善曰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

情止也。殺身無益。適足。喻增羞故每。善本無。

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善曰孟子曰馮婦善搏虎。

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支。令人悲。

憎切。怛耳。善曰爾雅曰切憂也。方言曰怛痛也。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金。卒。七。示。盡。所。懷。故。復。略。

而言之。則下事也。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

征絕域。善曰先帝謂武帝也。翰曰作書特是。

五將失道。陵獨遇戰。善曰漢書武帝紀曰天漢。

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

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

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

云其名。良曰五將謂軍將有玉與陵有。而。

萬里之糧。師徒步之師。向曰師。出大漠。善本作。

之外。入疆胡之域。善曰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

稱甚美。臣瓚按流俗語曰天。

此下叙其戰敗而
降了

漢其言常以漢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銑曰匈奴配天此美名也

軍有十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善曰說文曰

萬也齊曰疲勞倦也新羈之馬謂胡人然猶斬將塞

驅散馬以被之羈以皮絡馬頭也然猶斬將塞

居旗追奔逐北善曰史記曰斬將塞旗之士臣

逐北服度漢書注曰師敗曰北翰曰斬賊之

將取賊之旗軍敗曰北賊敗走而陵軍逐之

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善曰張晏漢書注曰驍勇

敵之易如滅行跡掃塵則無跡矣使三軍之士

梟帥謂賊之勇將而陵軍逐之使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善曰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陵也不才希當大

任善曰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不意謂此時功

難堪矣善曰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堪是地名今

可勝匈奴既敗舉國與師善曰劉光毅梁注曰

既為陵所敗遂退盡其更練精兵疆踰十萬單

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

之勢又甚懸絕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

乘創初痛決命爭首善曰漢書曰陵與單于

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向曰扶其創乘其

痛以少敵衆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

一層

二層

三層

與太史公張空卷
冒白及相反明蓋
止歸之卒所迷
空卷有弓而各
矢見下位安重臣

此下决北之朝
筆所能到

乘其痛爭為死傷積野餘不滿百銑曰餘兵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濟曰百人之中扶然陵振臂

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翰曰虜謂

猶懼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故爭

為先登善曰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復甲冑

也言無兵器空首奮迅向曰徒空

怒戰士為陵飲血善曰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

飲之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使欲引還而賊臣教

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得善本無免耳謂管敬也

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

十乃以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

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

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

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不復銑同善注昔高皇帝以三十

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然猶七日不食僅其乃得免自將擊韓王信遂

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

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

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纜也況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善曰謂漢朝執事之人也

者豈容易而致力也向曰云云謂多言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

向曰云云謂多言也

向曰云云謂多言也

精入不死

前書名傳

罪也。向曰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為國也。齊子

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替君

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善本有

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耶。善曰李

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其

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

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翰曰陵前書云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

厚恩下明祖考之是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

德也善曰琴操曰重耳將自殺昔范蠡不殉會

稽之恥曹沫其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

辭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善曰史記

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

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越句踐

自會稽七年撫循其上民吳王比會諸侯於黃

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

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

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

三戰三比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

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

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

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

侵地銑曰范蠡越之賢也吳王伐越越敗王

走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

之讎也殉死也句踐越王名曹沫與齊三戰三

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

於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於是遂得其地

此下責漢之舊

是報魯國之蓋陵遂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

心慕此欲為漢報功善曰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

未從而骨肉受刑善曰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

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此陵所以仰天椎

直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

漢臣安得不云爾乎翰曰武與陵書云漢與功

云如此其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醜善曰史記曰

實薄也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弃地願令民得

入田牧藁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

財物乃請吾死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

有人惡樊噲黨於呂氏即曰上曰宮車晏駕

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

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

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

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樂鍾室

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

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

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

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

公曰前年醜彭越往年殺韓信五臣本錯受

說文曰菹肉醬也良同善注鼃作晁

琴周魏見辜善曰漢書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

琴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

注善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

世之才抱將相之具善曰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漢書曰賈

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為

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天子踈之以為長沙王傳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

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

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

未出其中有命世者銑曰佐命謂佐王而受命也翰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時代

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律子使懷才受謗能

不得五臣本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

善曰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戮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向曰文

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之曰洛陽之人少小初學專欲

擅權於是天子踈之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太傅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景

帝欲封皇后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約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

病免竟下獄歐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子遠舉之才以行君代誰不為痛心哉

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

古身絕域之表善曰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

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

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留愠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

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

續茅曰二子謂上文賈誼亞夫也避學物言往子也

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廻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剄姑昂切良曰先將軍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冠出於三軍之上也翰曰同善注絕域遠國表外也

此善本無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五臣本無長字歎

者也此字有才者死故負戟而長歎何謂不薄哉

翰曰此國家於功臣才子且足下昔以單車之

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

辛苦幾依死朔北之野善曰漢書曰漢遣蘇武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緡王長

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緡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衆少萬乘謂兵甲多也虜者匈奴號也

良曰同善注幾近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善曰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向曰同善注老

母終堂生妻去帷五臣本作室字善曰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

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齊曰武奉使既久母死妻嫁也去室謂嫁也終堂謂母

亡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亡之

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銑曰言匈奴善武志

節後得還漢況天子為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

天下之主而不知乎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

薦受千乘之賞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論

語曰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

者翰曰茅土千乘皆謂封聞子之歸賜不過

諸侯之事也享受也薦進也善曰漢書曰元始六年

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

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向曰武自匈奴還

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良曰勤而妨功害能之

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

謂帝室親戚及貪財巧佞之子尚如此陵復

本無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也厚謂誅

復字不為國家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

盡死節馳命此實難矣向曰聽聞也所以每顧而

不悔者也良曰每內顧雖身不為悔陵雖孤恩漢亦負

德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

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善曰言陵忠

事銑曰昔人雖有忠誠儻能安於此事主上豈

節義視死如歸陵志誠儻能安於此事主上豈

能眷眷念陵也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壙夷中誰復

及鎖厚誅者
賞又轉石死
活焉

字尤極階列

摠收一篇其
如惠風苦雨
衆之平章煩
新激烈前想
最促

相之奔之任其
去而矯徒若
筆力直出走蛟
扶風而且峭字
白讀之但見其
肆而不得其極
鍛煉至古聖賢
規矩準繩文字
此一變

五臣本無復字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關翰曰稽顙拜也
也善曰史記張釋之

使刃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善曰秦任刀筆之吏
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向曰刀

筆之吏獄吏也安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
之事願足下勿復望陵良曰勿復望嗟乎子卿

夫復何言濟曰自嘆而呼子卿也夫復何相去
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

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善曰故人謂任
光上官外等銑曰幸猶厚也勉事聖君足下

劉子無恙勿以為念善曰漢書曰武在匈奴時
勸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銑曰勉勵

在匈奴中胡婦產一子勸曰劉子武之子也武
勿以為念言勿憂之努力自愛善曰老子曰

時因地風復惠德音良曰上云人絕路殊故云
道德之聲北風謂南風向北也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善曰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
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

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
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

也有良史才武帝將誅李陵母妻遷
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

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割刑後
為中書令修史記益州刺史任安字
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
之義遷以此書報也

太史公牛馬走

善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以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

自謙之辭也

齊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善曰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辱

賜書

五臣本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教示接於人物惟讓賢才以進用士子為務謂

意氣慙慙狼狽

五臣本意氣慙慙狼狽若本及善曰慙慙懇懇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

善曰慙慙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善本作流

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善曰慙慙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善本作流

者之遺風矣

善曰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

亦嘗聞長者之遺風謂古賢人也

顧自以

寫身殘處穢

穢謂被刑動而見尤善曰言

為人之所欲益反指是

善本有獨鬱悒邑而誰

與善本作語其誰語

善曰鬱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結

過本於益而反損既不諛

諛曰諛言也古今

得志則與誰語此事

相傳之言曰諛

通篇骨子

先述少卿賜書
意起極渾之
憤歎云

誰為之孰令聽之善曰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為誰為

之乎復欲誰聽之乎良曰少卿書教遷推賢進士遷意云君非聖明動則有過為誰為之又

也孰誰也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善曰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

曰善哉巍巍若大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

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

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

銑曰蓋辭也鍾

子期古之知音者伯牙善鼓琴鍾期知其妙鍾

期既死則無人知音故不復鼓琴矣今君不明

察是無知音

使我何為

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

善曰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爭知伯知伯

容龍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

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容吾其報智氏矣

向曰何則謂自發問上事何則如此也士為知

者已心者必盡誠而為之則女子為愛於已兒

者而飾其容今人不知我心不悅我道亦何所

為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善曰隨

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點辱也

翰曰大質身也虧缺為被刑也雖才如懷隨侯

之珠下和之玉行若許由伯夷之貞潔何

以為榮足以見天下所笑自取點污耳

迷答書

宜答會東從用上來又迫賤事善曰往與我

有事故不獲答服虔曰從武帝還子孟康曰卑賤

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

也

故未也東東游也上天子良曰從天子來

來且復答書又迫於職掌事卑各在一方相見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善曰文得竭志意穎曰卒

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良曰少卿相見時近

卒卒無暇不得與書述志意也日淺謂時少也

竭盡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五臣本迫季

冬善曰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

也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怒以度已

謂生死不可知銑曰近季冬將刑也僕又薄

博從上市雍恐卒然不可為諱雍紆共反善

也迫當從行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翰曰薄

迫也上天子也言又迫從天子將祠祭於雍雍

祠神所濟曰卒然言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速也不可為諱謂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本必曉左右漢以盈胃銑曰恐安死未答書

是我終身不得申憤懣以長逝者魂魄私恨

曉明少卿左右猶足下也無窮良曰長逝者

死也言不答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

也請略陳固陋闕然又不報幸勿為過

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五臣本也善曰

府密也愛施者仁之端也銑曰端取與者義

也之表也翰曰取謂受惠取辱者勇之決也善曰

當於此而果決之向曰立名者行之極也善

受恥辱者是勇者之決性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

凡人能立志者而列於君子之林矣五臣本作也字齊曰言

行中之最極也君子之德如林之茂盛

重在恥辱故下
文單項辱先官
刑至委全在此

兩段一從宮刑一
為平生

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善曰所可憯者唯欲

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良曰多欲而求利者。禍必至。憯痛也。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善曰醜穢也。先謂祖

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迨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被刑。濟曰詬恥也。害人之

取者宮刑為大也。刑餘之人無所比數。濟曰遷也。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翰曰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已來有之。昔五臣本謂下文也。有者字。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

適陳。善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乘。使孔子為次。乘

適過市。孔子曰吾亦欲與同車。向曰雍渠闕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孔子為次。車孔子恥之。去衛之陳也。

景監見趙良。寒心。善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

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于孫。是為寒心也。良

曰同善注寒心謂愧恥也。同子參乘。衣絲纒。色自古而恥之。善曰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衣絲纒。伏車前。曰臣聞

天子所與共。六又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向曰同善注絲纒之也。夫中才之人。事有關

本氣憤語却
以豪氣出之

於官。賢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銑曰中才也。事有關於闡人。皆且傷其氣。類不同。況慷慨高節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

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善本無豪俊哉。善曰史記履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良曰刀鋸官割用刀也。餘謂餘生遷歎與宦豎無異。奈何得遣進賢士乎。僕賴先人緒業。善曰廣

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齊曰先人祖考也。緒餘也。所以自惟上

二十餘年矣。銑曰常懼不繼先人所以自惟上

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論曰惟思效用譽。名也。結謂託奉也。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拾賢

進能顯巖穴之士。向曰拾國家遺失之事。補國家闕亂之職。巖穴上謂隱逸

也。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

擧。擧旗之功。齊曰斬前敵之將。拔前敵之旗。擧取也。下之不能積

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向曰

朋友也。光美寵盛也。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

效。可見如此矣。善曰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銑曰言上所述四者無一。遂苟且合時取容。執事於國無損益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嚮許者僕亦。善本無常

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善本無外廷末議。善曰臣

與朝廷雅之人兩帝呼在

自叙

此下明所以得罪之由

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

翰曰嚮者謂前者也謂未刑之時爾間也遷為

太史則大夫也列次也齊曰陪奉羣官不以

朝堂之餘議也外廷謂朝堂也末餘也

此時引綱維善本作維盡思慮良曰不以大夫

慮以進賢士善本今已善本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闈

也引舉也善本臘茸爾之中善曰闈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

聞茸不肖也向曰虧形為被刑也掃除乃欲

麗除道也隸僕也闈茸小人不肖之類也

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蓋當代善本

之士邪翰曰伸舉也言我所遭刑餘在小人

言哉恨之甚且幸本末易明也善曰本末謂

事始終之理善曰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州子夏

甚難預明善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良曰遷

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善曰服虔

才也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

之官翰曰先謂遷父也故事奏進伎才也

繼為大史得進薄才出入朝廷之中僕以為

戴盆何以望天善曰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

不佞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

文選目上

六

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善曰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

才也言欲盡不才之力以成先人之業也務

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善曰毛詩曰藹藹多士媚于天子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濟曰言務一心專營其職求親愛於天子也媚愛也

者夫善曰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良曰

如終難明不然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翰曰謂同者也夫助句也

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善曰人公六韜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願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

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非能與陵相善好趨進退舍各異於路也

奇士銑曰自守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

良曰廉清也言清不濫取取與必有義也翰曰

不爭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謙卑

六積也善曰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為有

國士之風善曰一國之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善曰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

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

難此亦以今舉事一不當丁浪反銑曰謂陵

奇節矣事迫降匈奴一不當

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魚列切善其

短僕誠私心痛之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通合會之

夔謂生其罪也

翰曰朝臣能全養其身保

愛妻子不能立適時之功而陵有此一失乃隨

後構結以生其短狂加誅戮誠私心且李陵提

所痛也軀身也媒猶構結也藥生也

且李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

善曰有五千言不滿者痛深踐

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二虎口

善曰胡地出馬故言戎馬

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

銑曰橫挑徒疆胡

仰億萬之師

善曰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

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地地高故曰仰

濟曰橫橫行挑弄引之欲其戰也仰謂遠望師

衆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

善曰善本當

去聲善曰顧野

陵軍兵少所殺匈奴倍多

故曰過當

善曰顧野王決曰

當敵也

言胡虜兵傷死多故其

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善曰旃裘

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漢書曰匈奴至

冒頓最強其君長震驚恐懼乃盡徵其國內

之人言善射之人也旃裘言所服用也咸皆

怖懼也蓋也左右賢王並匈奴

王之號引弓之人善射之人也

一國共攻而圍

之

良曰匈奴一國兵

盡道窮救兵不至

銑曰救兵不至謂五將失道也

士卒死傷如

矢

積子然李

善本無李字

陵一呼勞軍士

五臣本無不

起

濟曰士卒傷者為陵撫

躬自流涕沫

音血飲

泣更

五臣本無更字張空拳

權善曰孟康曰沫音類

盟類也說文曰類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

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相寬鹽鐵論

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

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豫

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況三十萬被堅

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

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

音曰拳弩弓也向曰躬謂李陵之身涕淚也

血沾面曰沫淚入口曰飲翰曰張舉也言矢

盡道窮人無入鐵故猶舉空拳以肩白刃之敵

也冒比白刃比鄉

謂爭勇死於前敵

王侯皆奉觴上壽善曰史記曰陵至浚稽山

謂得於人心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

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

言有使報漢謂報刺捷也而羣臣皆喜陵之功

故賀天子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向曰

謂喜宴上天許酒也於天主止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翰曰怡

子也臣身懼不知所出銑曰大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見主上慘愴恒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善曰款款忠實之兒

絕其分少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

向曰款款勤心款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少則自絕其則分之

分其宋均曰少則自絕其則分之

分其宋均曰少則自絕其則分之

分其宋均曰少則自絕其則分之

能得人之

善本無之字

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翰曰味之其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必與衆分而共也故得人死力也

身雖陷敗

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

善曰張晏曰欲得相當也

言欲立效以當罪而報漢恩良曰彼觀猶觀也言其意且欲取其敵將報漢恩也當敵

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沃於

天下矣

善曰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

善曰言其

得士卒死力苦戰邊亭屢摧敗匈奴亦可以舒露於天下暴露也

僕懷欲陳之

而未有路

向曰遷心懷此事欲陳於天子而未便也

適會召問即

以此指推言陵之功

翰曰此指謂於上所求陵功

欲以廣主

上之意塞暱

魚解耻之辭

善曰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羣臣暱耻之

辭

向曰廣猶開也

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

才貳師而為李陵游說

善曰漢書

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問欲沮貳師而為陵遊

說下遷謂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良曰猶未能盡明說之而明王不曉察遷意也初天

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陵為將助兵及陵遇戰而貳師無功天子乃以遷誣問欲沮貳師以

成李陵而為其游說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

善曰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

曰拳拳捧持之兒說文曰列分解也翰曰拳

列猶分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善曰言衆吏議以為誣上

翰

準鎖上單務
出官刑

曰有司以遷為誣用天子終從家貧貨賂不足

獄吏之議之謂天子也卒終也

以自贖罪而遷家無之

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對也深幽圜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

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

頽其家聲而僕又仰

之蠶室

李陵既生降

將有名陵降而隕之也

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

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

一二為俗人言也

僕之光

非有

剖符

丹書之功

文史星曆

近乎卜祝之間

固主上所戲弄

優所畜

流俗之所輕也

為優杜預曰俳優也

天文律曆十筮祠祝之事為天子所戲弄如倡

此取受辱不
引以意

素所樹立即王上
所我弄云

優女樂所畜以為調戲
者故人俗之所輕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
善曰螻蟻蛄也蟻蚍
蚱也皆蟲之微者故

以自喻 濟曰遷刑餘雖不死假令受誅死若
九牛亡失一毛不減其少命之輕賤與螻蟻不

殊蓋恨俗而世俗善本無又不能與善本作死
所輕之也

節者次比 善本無次比二字 善曰與如也言
死無益也 良曰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亦不知

君之不明枉見罪譴不與死節王事者相比以
哀惜 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

也 翰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終也言遷之死代
自脫終就死耳何也 素所自樹立使然也 翰曰

者該疑下發下文也 素所自樹立使然也 遷自
恨之甚故假云皆 人固有一死死善無下 或重

自樹立使然也 人固有一死死善無下 或重
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善曰燕丹

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
者但問用之所在耳 銑曰人生必有一死若

生不植明君不以義相及則命重於太山若遇
明君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

之所歸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 濟曰太上謂
趣殊矣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 第一也辱先

謂不忠於君是辱先人祖考辱身謂
忠於君君不見明察以見刑罰也 其次不辱

理色 善曰理道理也 良 其次不辱辭令 善曰
言辭令謂教令 翰 其次屈 善本作體受辱 善

曰辭文辭令善也 翰 其次屈 善本作體受辱 善
曰辭文辭令善也 翰 其次屈 善本作體受辱 善

被縲繫 其次易服受辱 善曰易服謂著赭衣
向曰易服謂著赭衣

被縲繫 其次易服受辱 善曰易服謂著赭衣
向曰易服謂著赭衣

被縲繫 其次易服受辱 善曰易服謂著赭衣
向曰易服謂著赭衣

被縲繫 其次易服受辱 善曰易服謂著赭衣
向曰易服謂著赭衣

被縲繫 其次易服受辱 善曰易服謂著赭衣
向曰易服謂著赭衣

被縲繫 其次易服受辱 善曰易服謂著赭衣
向曰易服謂著赭衣

被縲繫 其次易服受辱 善曰易服謂著赭衣
向曰易服謂著赭衣

被縲繫 其次易服受辱 善曰易服謂著赭衣
向曰易服謂著赭衣

被縲繫 其次易服受辱 善曰易服謂著赭衣
向曰易服謂著赭衣

連用四不厚五
受辱甚壯偉
與賈太傅治身
策中遠用以及
字同法

罪人服之是也。其次關木索。先被皮。篔簹之禁。楚受辱。善曰

曰篔簹長五尺。說文曰。捶以杖擊也。篔簹與捶同。以

之答人。同謂之篔簹。楚篔簹皆杖木之名也。篔曰

關木。柎械索繩也。以拘其次剔。他毛髮嬰金鐵

受辱。善曰。謂髡刑。繞金鐵。謂鑠也。嬰繞也。其次毀肌

膚斷。短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善曰。謂肉刑

腐刑。遷之所刑也。極重也。良曰。傳曰。刑不上大夫。

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善曰。禮記文也。東方

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

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

安社稷也。翰曰。傳謂禮也。刑不上於大夫之

任。天子必擇賢者使居之。天下儀表。萬人法則

刑。所以禁小人。故不上大夫。猛虎在深山。百獸

也。士君子不可以不勉勵。震恐及在檻罪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善曰。周禮注曰。穿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

人制約。漸積至此。銑曰。檻。圍也。穿地為坑。以取猛獸也。搖尾求食。謂求矜以自免也。遷自

喻志節之士為刑。故士善本無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善曰。善

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

也。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

也。吏獄官也。不可對者。不可辨也。此惡苛刻也。鮮明也。言人當自決定計度於未

木索暴肌膚受榜行薄幽於圜牆之中善曰廣

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圓土教罷當此之時雅曰榜

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齊曰徒

奴也言既被拘繫見衆奴之類何者積威五臣

則正容驚惕喘息而以求自免積威本作

約之勢也翰曰何為如此者是積累及以至

是言不辱者所謂疆顏耳曷足貴乎向曰言人

而言不足為辱者乃謂強且西伯伯也拘於姜

為厚顏何足貴也曷何也且西伯伯也拘於姜

里善曰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

德諸侯皆稱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

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銑曰

同善注姜李斯相也具於善本作五刑善曰史

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

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

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

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

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

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詛者又斷舌故言

具具謂五刑也良曰李斯相秦為趙高譖乃

先行劓墨宮割臚等四刑而後大辟是具五刑

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

陳兵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

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

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

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陳楚之

西界也械謂桎梏也齊曰同善彭越張敖南

注陳猶徧也言桎械徧於身也

面稱孤繫獄抵罪

善曰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

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
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
平城過趙趙王且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塔之
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
曰天下寡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
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
高等乃壁人拍人要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問
縣名為何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
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
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
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與諸長安高下獄曰
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翰曰彭越梁王高祖將
誅陳稀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
敖嗣父耳為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面稱孤者
皆言為諸侯也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抵罪猶伏罪

五臣本作清

室

善曰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

字七淨切 勃為丞相百餘日上乃免丞相就國每河東尉
守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披甲令家人持兵
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以廷尉捕治
之漢書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
也 向曰絳侯周勃也呂后崩諸呂欲危劉氏
勃盡誅之立文帝五伯古之齊桓公晉文公之
輩言絳侯權勢傾之言盛於彼也後有告
絳侯謀反者遂囚於清室清室囚人所也 魏其
大將也衣赭衣 五臣本無 關三木 善曰三木在
漢書曰管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
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
遂論嬰弄市周禮曰上罪桎梏而桎應劭漢書
注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械曰桎在足曰桎韋昭
曰桎兩手合也桎音拱桎之栗切 銑曰魏其
實嬰也赭赤色也罪人之服關穿三木謂桎械

又引古之受辱
而不自引次者

也。季布為朱家鉗奴。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為將

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

臣敢進計布許之廼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

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

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灌夫受辱赦布召見謝拜郎中濟曰同善注

於居室。善曰漢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為大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引重夫過丞相田蚡

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適肯幸臨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張具將

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半席張具自旦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憚夫

往迎之蚡尚欲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

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

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

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

帖囁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背何知程李

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

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

守宮也。濟曰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之灌夫為丞相所怒乃

縛之以其罵坐不敬繫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伯下至灌夫九人也。及罪至罔

文選

卷七

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翰曰固猶法也言不能引志決列以

理人亦何在於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疆

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善曰孫子兵法曰治亂

也。何曰勇怯疆弱皆形勢也勢疆則勇夫。人

不。能。早。自。善。本。有。裁。繩。墨。之。外。銳曰言不能自裁

吏繩墨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

不。亦。遠。乎。濟曰不能早自裁以出繩墨而稍遲

幾。知。古。人。所。以。重。施。刑。於。無。於。大。夫。者。殆。為。此

也。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夫。人。情。臣

本。無。情。莫。不。含。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

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善曰言激於義理

妻子也翰。曰。至。於。感。激。義。理。者。今。僕。不。幸。早

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

子。何。如。哉。善曰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向。曰

妻子如何哉且。勇。者。不。必。死。節。人。不。必。死。於。名

節。也。造。次。自。裁。耳。銑曰勇者怯。夫。慕。義。何。處

不。勉。焉。善曰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

此下述於著手
之三

跌出石引決而
荀活三意

者雖怯夫。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
必勉力焉。自沈溺。縲。追。繼。五臣本作之。辱哉。善曰

矣。何至自沈溺。縲。追。繼。五臣本作之。辱哉。善曰
國曰縲。縲。墨索也。繼。繫也。所以拘罪人。濟曰

業。故未能死也。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
之不得已乎。善曰。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

日。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
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

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其。方。罵。奴。婢
之。醜。稱。也。翰曰。荆。揚。淮。海。之。間。呼。奴。為。臧。呼

婢。為。獲。言。此。卑。賤。之。流。或有引決。自
殺。者。况。我。不。得。已。言。當。湏。自。殺。也。所以隱忍

苟活。幽。五臣本作於。無於。糞土之中而不辭
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糞土中也。言不辭於

土之中者。恨於私心。有所不盡。鄙陋。糞土中也。言不辭於
所不盡。鄙陋。謂修史也。沒世而文采。善本不表

於後世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見於後世也。采。古者富貴而名。五臣本本。磨。善本滅

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善曰。廣雅曰。倜儻。卓異也。
翰曰。遷。將。述。史。記。云。古。之。富。貴。名。皆。磨。滅。不。可

蓋文王。五臣本作拘而演周易。善曰。周易曰。易
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
紀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

下皆水旁三人

之是也

年

陰有姜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姜音仲尼尼而

酒蒼頡篇曰演引之也良曰演廣也

作春秋見於後世哉乃約魯史而作春秋

蔡還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善曰史記

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

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

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

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

而疎之平病聽之不聽作離騷經良曰原事

懷王遭放逐乃作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善曰漢

離騷歌以諷之也左丘失明未詳良曰左丘

孫子臆也失明謂無目也與其也孫子臆

乃陰使人召臆臆至消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

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

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

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

臆臆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

孫子為師居輜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

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濟曰孫臆

與龐涓俱學兵法消旣事魏使人召臆臆至恐

其賢於已乃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刑斷足不韋

曰臆也因此時皆呼為孫臆修作列美也

遷蜀世傳呂覽善曰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

為正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

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

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

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

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入

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
 廷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
 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
 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
 年人告嫪毐毒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
 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
 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
 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 翰曰秦始皇
 遷呂不韋於蜀於是著書以為八覽六論十二
 紀名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善曰史記曰韓非者韓之
 王王不能用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
 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
 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
 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
 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
 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

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不歸
 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
 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
 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而非已死矣說難
 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翰曰韓非入秦為李斯
 毀之下獄而非先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秦王
 悅之此乃書奏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囚
 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不見用而遭刑
 也 **詩三百篇大底指賢聖** 善本作 **發憤之所為**
 于 **作也** 善曰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
 偽 **作也** 數也爾雅曰底致也 向曰底致也言
 詩三百篇此大雅之致 **此人皆意有所鬱**
 而聖賢發憤之所作也 **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善曰言故述
 今將來人知己之志 翰曰述往古 **乃五臣本**
 與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

拙出二人

如左丘無目孫子斷管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

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善曰空文謂文堪為用是垂空文以自見其志也僕竊不遜近

自託於無能之辭善曰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濟曰遜順也言我不順於古人志謙也近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文舊文謂先賢所傳而聞之也

略考其事綜其終始銑曰考量綜理也言所述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翰曰稽考壞也上計軒

轅下至于茲翰曰軒轅黃帝也為十表本紀十二

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濟曰

凡一百三十卷亦欲以究天人五臣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向曰究蓋也謂人事成敗天文地理亦可以盡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

草創未就會遭此禍良曰草創制作會逢也

惜其不成是以善無是字就極刑而無愠色

著此書藏之善作名山良曰言當時無聖人

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善曰其人謂與已同志

則僕償前辱之責良曰償還也遷

知音人者通邑大也

言異傳大邑都也

又樂轉字厚不引次

又樂轉字厚不引次

此亦龍章急
管任柱以宜其
哀激不如此亦
面姿態太壞
平緩宜收得佳

江東意收轉前
半篇

恥辱前刑負責於國今史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且成可以還於所負也

向曰雖萬度被刑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

言也銑曰俗人不知難為言之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善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

流而訕上者銑曰且負忠義之節而為臣下

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僕以口五臣本語

有邪佞多生謗議君則信也遇遭此禍語論李陵功也重逐為鄉里所戮

善本笑翰曰朝廷以辱笑是一也為以汚辱

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善本丘墓乎難累

百世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翰

夏思迴復於心腸一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

不知其所往善曰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

人恤焉若亡也更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

堵之室不知所如往銑曰忽忽然亂兒亡失

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

良曰斯恥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善本深

藏巖穴邪濟曰閨閣臣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

仰以通其狂惑善曰齋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

謂之惑夫狂與惑聖人之戒也濟曰隨時吉

與五臣本僕私心刺力謬五臣本從乎向曰刺

誤也與我心今雖欲自彫琢曼辭音善以自飾善

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無益於

飾辭曼辭高生之節行銑同善注無益於

俗不信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抵善本足取辱

耳良曰耳要一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翰曰還

死後名譽流於書不能悉意五臣本略陳固陋

千載也要及也猶鄙也言再拜

報孫會宗書柳抄諸書悲心抑勒多不學其

揚子幼善曰漢書云揚惲字子幼華陰

僕戴長樂謂夫坐一事免為庶人惲見

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閑居自治產業

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

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大臣

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

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

報之濟曰同善注惲見廢內懷不

服其後有日飲之變人告惲驕奢不

悔過日飲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

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腰斬之

開口便是不平氣

得備宿衛翰曰先人餘業謂惲父故為丞相也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善曰漢書曰霍氏謀反惲

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

穢文質無所底論語曰文質

幸賴先人餘業

質相半之兒也銑曰底致也

平通侯向曰霍氏伏誅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此曰時變也憚以此有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

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會謂見廢也卒亦終也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善曰爾雅曰督正也所不及謂智所

不能及然竊恨足下不五臣本深惟其終始

而猥隨俗之毀譽也濟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

俗中相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善曰

毀譽也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

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翰曰

謂會宗曲隨毀譽有書見責憚故言鄙陋愚心

以報答此理又如逆會宗指意以憚為文飾其

過善本作默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

義善曰論語曰爾志而自守

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向曰君子憚家方

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善曰二千石皆得乘朱

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輪銑曰謂父做為丞

十人謂宗族十人乘之也位在列卿爵為通侯

揔領從官與去聲聞政事善曰應劭曰舊曰徹侯

功德通於正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曾不能以

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翰曰建立也言不能

宣布天于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

遺忘音望向曰僚官陪助輔正也言又不與

羣僚同心并力助朝廷遺忘闕失之事

遺忘

遺忘

遺忘

遺忘

遺忘

遺忘

遺忘

遺忘

遺忘

遺忘

遺忘

遺忘

遺忘

遺忘

遺忘

遺忘

遺忘

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

善曰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銑曰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化輔遺是偷安官位食天子之祿也己負此責久矣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善曰君子不安貴位不懷厚祿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

妻子滿獄

善曰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出此闕公車門所在也

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

以塞責

善曰史記曰司馬欣謂章耶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齊曰夷殺塞止也

豈意得全

善曰善本有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可勝量

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于地伏惟聖主之恩不

道

善曰廣論語曰樂以忘憂君子游道樂以忘憂

小人全軀

善曰陳平遊道曰廣論語曰樂以忘憂小人全軀

訟以忘罪

善曰矣

善曰矣

善曰矣

善曰矣

善曰矣

印史以大局已虧
缺矣而此三疊
詞更悲憤

為譏謗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五臣禁向

之議也人之情好不可止者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五臣本

無也有。時。而。既。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漢書注曰喪不過三年臣

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銑曰既盡也言君父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漢書曰秦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

臘臘。為。烹。羊。包。羔。斗。酒。自。勞。親送其終有時哀盡元我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之作多所勤勞之家

苦伏臘歲節以勞宴為樂焉烹煮包炙也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

善鼓琴五臣本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

撫缶而呼嗚嗚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

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直秦聲也其詩曰

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善曰

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燕穢不治朝

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

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

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箕雖盡

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良曰喻朝政亂也銑

地而膏腴以喻其君其豆莖也言百官無

才若豆零落不實空有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

莖而無益於時用也

文選四二

特向曰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是日

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五臣本頓足起舞向曰

也低印誠淫荒無五臣本度不知其不可也銑

樂之極也不知此事一憚幸有餘祿五臣本方五

本無糴賤販賣逐什一之利善曰什一謂十中

方曰王者十一而稅良曰糴其時之賤者此賈

豎之事汚馬辱之處憚親行之濟曰賈賈賣也

則為汚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善曰言

為眾惡毀所舉翰曰我在下流之中眾難雅

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善曰楚辭

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向曰雅知者謂會宗

也言會宗猶復隨口如風之靡草亦何求稱善

之譽克謂會宗書教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

其求譽之故乃答之五臣本者卿五臣本大夫之意

常恐不能化民五臣本困乏者庶人之

也明明求財利常恐之五臣本

事也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天皇皇求財初

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銑曰董仲舒對

策文也求仁義之人以居位常恐不堪化理天

下此大故道不同不相為謀翰曰大夫庶人道

殊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善曰

矣論語

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濟曰謂復為庶人也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

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善曰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

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

之良曰西河會宗居處也魏文侯所興段干

木田子方皆清素節槩之人言會宗當得其遺風知去就之分理凜然高遠兒也頃者

足不離舊土善曰謂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

夷五臣舊壤子弟貪鄙豈得俗之移人哉善曰毛詩

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之

本性哉向曰西戎西戎也其人子弟多貪鄙

之性如子有節槩清素之風豈能使鄙俗習子

之風而移其人心乎於今乃睹五臣本作于之言我志亦不可遷也觀丁古切于之

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旃曰勉疆

願子疆為國家之事無多談以憂及我也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善曰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

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

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

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

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

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

至征東司馬翰曰是書與魏太祖

曹操也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會

稽人也漢末為吳郡太守孫策定江

東以憲江東首望恐父歸之囚禁欲殺之故融
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以救
之書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為臺郎路
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荅曰
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
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
升堂見從筆多結構於雄道之氣不自
親也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
居人誰不安傳毅詩曰徂

年如流善曰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
二歲也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

過善曰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
二歲也向曰公曹也始滿五十過二謂

會稽盛孝章尚存五臣本其人困於孫氏妻孥

湮沒善曰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
曰孥子也良曰孫氏謂策也孥子也湮

沒謂喪濟曰無右臂曰孥言孤危愁

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善本永年矣春

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

取之善曰公羊傳曰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
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

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相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翰曰齊桓公也時

恥弱也言曹公比於桓公欲使救盛憲於

吳故云此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

聲向曰孝章好士故天下談文史而身不免於

仲若曰子舉已
五十二孝章不
生七矣

幽執

善本作繫

命不期於旦夕

銑曰幽執囚也不期朝夕言欲將見殺也

是

善本無是

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

絕交也

善曰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漢書曰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

論以矯之

良曰吾祖謂孔子融是二十一伐孫朱穆著絕交論譏時人澆薄於交道也言今

孝章有此困厄若不救之是

無損益之友而有澆薄之譏公誠能馳一介之

使加咫尺之書

善曰左氏傳晉行人子貢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

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

奉咫尺之書

濟曰一介請單使也長八寸曰咫尺言加短書以言

之則可不假多

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五

本作也

向曰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

可致可至弘大

皮爾切善

本從言

孝章翰曰平議也言譏孝章要一為

有天下大名

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善曰九牧猶九州也左氏

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

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

孝章雖為少年謗議然盛為有天

下大賢之名九州牧伯皆共稱歎燕君市駿馬

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善曰戰

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

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於

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

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

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

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

至矣於是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馬

良曰此則非欲騁道里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

則非欲騁道里

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

則非欲騁道里

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

則非欲騁道里

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

章縱非賢良可收天下名望以救之必惟公匡

知公好賢賢人必至而用之餘同善注

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善本無術

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位而繼之繼之

之術實須得賢人而共佐成之珠玉無蹊而自至者以人好

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善曰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

王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

者君不好也銑曰蹊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海且無足而至者時君好之故也况賢

人者有足而君王好之而不來者乎昭王築

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

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

往善曰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

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

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

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

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嚮善本作使

郭隗倒懸而玉不解善本臨溺而王不拯則

士亦將高翔遠引以莫有比首音燕路者矣善

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人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漢書廣武君曰牛

酒以亭士大夫北首燕路濟曰向若郭隗動誠雖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為解急臨在沈溺又不拯濟則賢士亦將以遠去無有北向燕路者

在

甚勁有氣議
論甚透快公有
奇鋒

賴王賢明好賢之至乃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

得羣賢也引去首向也復五臣本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善本無也

謂稱引古義自曹公所知而我復云曹公因表

崇厚招賢之義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因表

不悉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

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

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

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土心辟召州中

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乃王莽

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

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

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實

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

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

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

兵攻浮浮以書責之翰曰同

善注後為大司空坐事賜死也

蓋聞智者順五臣本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

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

鄭也善曰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

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

而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

而太叔令西鄙比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

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

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

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入于

婉而醇

鄭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五臣本

親職愛惜倉庫善曰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

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銑曰伯通彭

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天子

命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

耳善曰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即疑浮相

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善本作之計乎良

相言寵疑浮以引置王莽故使而有異心欲以此

誅夷之事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

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善曰

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漢書大

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翰曰

朝廷天下也柱石如屋匹夫勝母尚能致命

下柱石然受重寄之義善曰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

一食善曰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

食之舍其半謂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

今近焉請以遺使蓋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而

靈輓乃劍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

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而君顧二人

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

以舖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

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勝母未詳向曰匹

夫勝母皆卑賤無識之人言此無識之人有感

一食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惠也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

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善曰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

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瑀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備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

銑曰言寵身帶三官綬綬服飾也大邦漁陽也

良曰言匹天之類尚感恩惠而寵受天子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厚恩深義心生背叛也

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齊曰言其不顧恩義而拜起豈

不厚顏坐卧念之何以爲心

翰曰言豈引鏡窺景作景何以無以施眉目

共引鏡見影豈不

建功何以爲人銑曰舉措猶進退也建立也言

進退自思受王厚恩乃欲立功

惜乎棄休令之

嘉名造梟古鳥夷昌之逆謀也梟鳥不孝鳥也先

食母而後飛以喻逆臣子也

捐傳葉之慶祚良曰言光武封傳後葉子孫

招破敗之重災翰曰謂謀逆必見破敗也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鬼

不亦哀乎向曰言寵爲叛逆常高論堯舜之美道而不棄桀紂之惡性故生死可哀

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况字俠遊

文選卷四十一

四十一

與寵俱起義心佐光武之命五臣本俠游謙讓作議

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善

蒼頡篇曰挹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良曰降挹臣伏也而伯通心懷不義自矜恃其

功以為高於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

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

子之功善本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善曰白頭豕未

詳向曰遼東人以白頭豕為奇異獻之天子翰曰言寵自矜伐其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之

人如寵功者不少異如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善

遼東之豕自以為異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稷向曰時六國

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郭開

也勝疆也將猶近有也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良曰所

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濟曰幾者假設問辭言

為一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善曰區區

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

不敗之臣翰曰區區小兒結怨天子謂怨光

武不以故舊禮接之而以此猶河濱之人善本

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善曰論語曰

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

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向

曰孟津河流也以一捧之土塞之難矣而人多

見此人不知事宜不量其力亦如寵以一小郡

杜詩家迫
挂曩懷帝
水中風走

欲結怨以敵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

不肖皆樂各立名於世銑曰不肖愚也昔歡樂

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世謂時盛時良曰言

計外信讒邪之諛言善曰東觀漢記曰浮密奏

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為人

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善曰或本云小為羣后

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向曰言光武不計

願留意顧老母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

痛於親厚故痛之而為見讎者所快善曰范曄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善曰魏志曰曹洪字

子廉太祖從弟

子廉太祖從弟

子廉太祖從弟

子廉太祖從弟

子廉太祖從弟

子廉太祖從弟

子廉太祖從弟

子廉太祖從弟

子廉太祖從弟

子廉太祖從弟

逐段辨晰
遠有錄

陳孔璋

善曰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歲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

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善本意奢說

事頗過古其實翰曰破賊情喜於奢侈說事

九月二十日書善曰得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

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良曰言琳

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善曰左氏傳

罪戾是懼銑曰曹洪不工為文辭多令人辭

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濟曰一二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善曰

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

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

縣南向曰漢中謂蜀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

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善本

決細網奔山足觸魯縞善本未足以喻其易善曰漢

國曰疆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音義曰縞曲阜

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

之細者曰縞銑曰駭驚也鯨大魚也長千里

細網魚網也魯縞細縞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

此書分三段看漢

中地形為故使其

遠盛稱蜀之險

意察若地勢云

未之尚向云蜀

有中材守之必

不能克也為居

為未目矜子非情

人凡三段而意則

歸重於帝情

人三推一節

大魚之破密網奔兕之觸細繒其破甚易猶未足為喻言更易也兕猛獸也雖云王

者之師有征無戰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伐而罪

者不敢不義而疆其古人常有善曰左

拒戰也良曰不義謂逆也言逆臣常有故唐虞之世

蠻夷猾夏善曰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

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善注

翰曰言失狄大國之讎敵也詩云蠢爾蠻荆大

邦為讎書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為詩書所

歎載也皆謂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

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善曰司馬遷

曰夫中才之人事言漢於宦豎者莫不傷氣

銑曰察蜀之地勢言中言處之難以急取也殆

近也倉卒謂急速也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

德豈不信然善曰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

無暴樵牧不臨向曰來命謂文帝書陳被賊

妖惑之罪曠蕩威大也豈不信然謂豈不如此

也善曰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尚書帝曰咨禹

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其

之野良曰夏殷桀紂也無道所以喪亡苗有

苗不率為暴亂故以見斃斃死也我之所以克

彼之所以敗也翰曰有道則勝無不然商周何以

不敵哉善曰左氏傳闞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齊曰商紂

想此孔璋有
言何都獲

也周武王也言若非有道伐無道不然則昔鬼
紂與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紂無道故然

方聾昧崇虎五臣本作虐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

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

孟津有再駕之役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

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

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

戊午師渡孟津向曰鬼方匈奴也聾昧言其

自不分別是非也崇侯虎紂之臣好讒邪也殷

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武王伐紂至于孟津

而還歸是再然後殪音戎勝殷有此武功焉善

駕役難也善曰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

無焉字善曰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

戎殷誕受厥命善曰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

之師然後一服戎衣而未善本有星流景集

奮善本靈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五

本作焉善曰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

至齊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舉靈擊言疾

驅山河之間朝至暮勝若今日之盛感也景日

影感風奮善曰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

舉捷勝也善曰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

守不然明矣善曰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

全無道則滅由此見之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

如此善曰若中才守而來示
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蹙而猶無所救

竊又疑焉

善曰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

田單騁奔牛之詐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

向曰來示謂來書也稔積也孫孫武田田單墨

墨翟翫禽滑菴言來書乃至以為張魯惡積雖

有田單奔牛之智墨翟妙巧之道禽滑菴之辯

無所救之又將疑何者濟曰自發問上文

此理為不然也

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

未去武王還師

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

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盟津諸侯皆

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

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

不伐

也武王欲伐紂聞此三

人在朝武王乃還兵也

宮豈在虞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賢人可救也。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

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善曰：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見

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

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

吾知所以距我者，吾不言。王問其故，子墨子曰：

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

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

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

王曰：善。吾請無攻。向曰：公輸子為雲梯，將以

攻宋。墨翟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城，以箸為

械。公輸之攻械已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

其有道而妙也。縈繞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善曰：石門在漢中之西，向曰：陽平古關名。石門

古鎮名，據八陣之列。善曰：雜兵書曰：八陣一曰

並在蜀，據八陣之列。善曰：雜兵書曰：八陣一曰

四曰牝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

八曰鴈行陣。向曰：據布騁馳也。八陣謂孫吳

法，騁奔牛之權。善曰：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

五綵龍文，東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

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

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

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

列子湯向篇子
國之富美所隱
用之言實於此
句法注彼來

驚亂死焉乾一肯土崩魚爛哉善曰漢書徐樂上

傷無數書曰臣聞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

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向曰言張魯

若距關鎮復用孫吳之法以布行列又用田設

單之權智何肯潰敗也土崩魚爛謂潰敗也

令守無勞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

已拔即墨矣濟曰設令據守之人無有

上之則公輸已上於宋城樂毅墨翟之術何難

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宋之謂聞

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聞趙孟曰

國我未之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切

於前古也善曰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西河善謳

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

也善歌者綿駒居是馬而齊右之人皆善為歌

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游睢息渙

者學漢續之綵善曰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

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于宗廟

御服焉翰曰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續

經緯有游於此者亦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

之無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善曰司馬相如

公羊傳

善曰

向曰

趙孟

襄之遺風將述文辭也間猶近也故頗奮文辭

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靖人是何言

與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

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

少奮發也他日謂舊日也乃汝也魯人不識孔

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孔丘

也言汝輕我如東家丘謂我文辭皆倩人所作

是何言歟夫驥驥垂耳於有林垆牧無牧鴻

雀戢翼於汗池善曰弔屈原曰驥垂兩耳服

池小水也汗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廢

之下乘也善曰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

荀息曰取之中廢置之外廢及其善本整蘭筋

揮勁鬲善曰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

節堅者千里足也陵厲清淨顧眄善本千里

豈可謂其借翰於旋風假足於六駮補善曰

曰晨風鷓也毛詩曰隰有六駮毛萇曰駮如馬

借翰於六駮之駮乎晨風鷓也六駮馬名恐猶

未信丘言必大噓略也洪白善曰孟康漢書注

文選卷之二

卷之二

一

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或無丘言二字漢書
曰趙季諸侍中皆談笑大噱說文曰噱大笑也
翰曰丘虛
噱笑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書中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善門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堯周

筆勢洞達說
利害明切雖不及
孔璋之銘勁而
斟酌者亦較
為平穩

阮元瑜善曰魏志曰阮瑤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

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

文選卷四十二

留人也 良曰同善注初孫策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事漢孫權策之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五臣本無

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

也善曰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也善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與此故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

章取茂才銑曰猶如也言姻媾之義亦如舊不移曹公以弟女配策之弟匡又為子章取孫

賁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恨中間孤懷此心君

連事結好相知日淺旋即離絕矣孤懷此心君

豈同哉齊曰孤曹公自稱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向曰言人心所向者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善本心忿

意五臣作氣危用成大變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安

恥辱乃起瑕釁者心有忿忿心氣若韓信傷心

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善曰漢書曰高祖徙

陰侯信和漢畏其能補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

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

夜詐赦者信徒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

漢書曰光武至劄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

之不龍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

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

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良曰韓信為楚王人告信反高祖乃徙為淮陰

侯信因此遂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

為漁陽太守大將軍持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

及後見上上臨之與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善曰漢書曰上立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黃求救於匈奴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子燕勝以為然廼今匈奴兵擊燕縮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縮寤廼許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豨豨所上使使召縮縮稱病於是上曰縮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豨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謀聚兵伺旁郡警急貫赫為布中大夫上發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除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

赫家發兵反 銑曰同善注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

此皆事之緣情而為之反也 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

淮陰捐舊之恨 善曰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

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

為捐奪誤也 翰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授江南之地漢又不奪其國令不屬本朝以為阻絕

豈昔高祖奪韓信之國捐弃舊情以致抑遏劉

馥相厚益隆寧放 善曰魏志

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表紹之難謂馥可任

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

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毋寵遂

反 濟曰遇絕寧豈放學也壽州刺史劉馥每

馥請伐吳太祖不許

請伐吳而曹公常過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
 漁陽太守彭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
 幽州牧朱浮浮曰寵恃功欲握手交歡今既不
 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權相厚豈學朱浮明露
 進言於天子以論權非 **無匿張勝貸**改故之變
 乎奏謂進言於天子 **無匿張勝貸**改故之變
 善曰張勝有故於胡盧綽匿之而加恩貸也貸
 或為貳 良曰張勝燕王盧綽之臣也同前段
 善注縮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綽
 前意縮乃詐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
 勝而恩貸之故以為亂變 **匪有陰構賁** **赫之**
告 反叛其大夫賈赫告之 **固非燕王淮南之豐**
也 向曰言非與盧 **而恐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為**
按人所構會也 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

者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 翰曰
 王命謂天子之命碩交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
 權所以絕命弃交實為誦佞之人 **夫似是之言**
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 古亂反 善曰
 殺人人有告曾參毋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
 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母乃拔杖而起 濟曰
 乃佞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辨利故能動聽因形
 勢以設此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為之者多也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 五臣本 **丈夫雄心**
能無憤發 五臣作發憤 善曰吳志曰周瑜云
 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濟
 曰辯佞之人相示以禍難之理動 **昔蘇秦說韓**
 以辱恥之惡則雄心能無發憤
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

猶不為悔人之情也

善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

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疆韓之名

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

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向曰蘇秦說韓王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交臂事

秦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能事

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亦不悔此仁君年

壯氣盛緒信所變

善曰楚辭曰竊悲壯氣盛緒信所變

曰緒業也銑曰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變

信所寵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

敵國之不能復遠度各孤心近慮事勢

公之遂齋子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

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薄之決計加劉備相扇

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

帝也權與之結好聘問相通以為想暢本心不

願於此也

善本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

漢朝衰亂今幸將蕩平天下懷集異類

善曰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良曰蓋除也言

我除天下逆亂四方夷狄懷德而來也異類謂

我除天下逆亂四方夷狄懷德而來也異類謂

我除天下逆亂四方夷狄懷德而來也異類謂

分析得有理

狄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

善曰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向曰姻親厚援皆謂權也謂相援護也隙離也常恐海

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善本藏禍心陰有鄭

武取胡之詐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

鄭卿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

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

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也濟曰海

內天下也老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

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何以為伐之胡於是謂鄭之親於已遂不備鄭於是以襲取也曹公與

孫氏親姻恐天下相責望為乃使仁君翻然自

我包藏禍心有此謀之許也絕統曰言權恐我陰有詐謀以是忿忿懷熱友

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善曰小事忿恨前好謂婚姻翰曰

小事謂二族俱榮流祚後嗣良曰二族以明雅

素中誠之效濟曰雅素猶平生抱懷數年未得

散意向曰抱此善生之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

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

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徒民還師又非

瑜之所能敗也善曰赤壁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

此亦大枉未足
服大帝
此亦平帝實溫
書何為作此門
面許譯

文選卷一

六

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過於赤壁太
 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太半
 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
 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銑曰
 赤壁同善注曹公此時以避惡地若瑜抑挫者
 恥言敗也赤壁謂江岸赤也役難也翰曰江
 陵同善注又云物盡發殫移人還師非瑜侵荆
 敗之亦謬矣物謂軍資也殫盡徙移侵陵也荆
 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
 肌膚有所割損也善曰言荆州之土非我之分
 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飢膚獲萬金者
 若為之乎曰為之向曰荆本非吳分謂屬蜀
 也我與君謂曹仁并城而走其地入吳也慕望
 益權國之地故曰冀其餘也非相優割者言無
 傷於孤也冀望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

不復還之善曰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荆州
 此變亂亦無傷我權何必自遂其良曰我思計權

志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遠悔其心高帝諫錄以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繡君之負累力豈

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善曰漢書高帝紀

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入海上恐其久為
 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
 書曰光武攻洛陽朱繡守之上令岑彭說繡曰
 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
 守乎繡曰大司徒被害繡與其謀誠知罪深不
 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
 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
 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
 不忌銑曰高帝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以其
 設爵以延引也餘同善注言權負罪累何如二

此事猶在影
響如此據飾
不可

人也豈猶何也是以曹公見曰朱之事
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美譽
往年在

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善本九江貴欲觀

湖五臣本灤士交反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

深入攻戰之計也善本無也善曰魏志曰建

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

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

江九江斷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

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灤祖了

切齊曰熱國名載乘也九江江流有九也灤

湖名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吳所略當移其人

居也故曹公觀其形而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

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善曰左

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已榮翰曰是時江西戶

十餘萬渡江入吳恐權之君臣議者大為已國

之榮以自得長無漢患重以此事然智者之慮

當未肯迴情事漢也西患謂漢也然智者之慮

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善曰金價曰明

謂達理者規度兆見也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

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善曰漢書伍被謂

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

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

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

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

文選卷之二

亡故子胥曰臣恐麋鹿所游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
廢故為麋鹿所游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
權疆盛請地於趙趙不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
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智伯弟智果必知其
兄為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智

伯遂亡此乃慮未形度未兆也

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

漢楚王戊門下客穆生不嗜酒王常設醴後志
設之穆生曰可逝矣上意急也穆生乃謝病免
而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諫不納乃北游

梁孝王後楚王吳王並與七國連反誅也穆生
鄒陽皆不見禍難此

亦慮未形度未兆也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

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善曰范子計然曰見微知
果穆生鄒陽也此戒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

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

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

五臣本無也
我豈少乏不能遠舉與甲割彼江外

晏然懷毒者哉甚未然者言能取也若恃水戰

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

慎逆不在要險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

故云亦未必也

戰之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

情巧

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

善曰左氏傳曰越子伐
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

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

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
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

換句奇峭

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鬘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翰曰伐吳同善注銑曰韓信同善注向曰言江河雖闊長遠難為衛護亦不可恃也廣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良曰事有權時逐其所以為之此不得

也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五臣本威脅

重敵人之也善本無之心二字善曰重威重濟曰曹

公言所以致此言者將修舊故之好乃張心事之形勢更似以威相脅重敵人之疑阻之心也

敵也謂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

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

盡適以增驕善曰不足相動向曰赤壁自引軍還而吳以為勝我

已有傲志今復在遠而或起慰問之書以

誠而辭順意小亦謂盡力忠恃赤壁之以

增驕不足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翰曰但明

相動也謀之效學皆淮南信左吳之策善曰隗躡紿王

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

善曰漢書曰在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

輿地圖部著兵所從出入范曄後漢書曰隗躡

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躡亡歸天水招聚其眾

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躡將王元說關

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元請一九泥東封

函谷此萬世一時也躡心然元計遂反東觀漢

記曰朱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

無應徵令漁陽大郡兵為永多柰何為人所奏

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

此三人皆不寤事理以梁王不受詭勝竇融并見亡戚為時人所笑也

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善本無仁君少留

意焉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逐

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

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

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

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

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翰曰梁孝王不受謂出之餘同善注一賢梁王竇融也既覺其

事理也願權留意察前事思禍福也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善曰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良曰張子布吳臣也權委以文武內外之事取謂殺也以效赤

心用復前好五臣本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

位重爵坦然可觀濟曰坦上令聖朝無東顧之

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向日謂不君享其榮

孤受其利豈不快哉向日謂享榮受若忽至誠

以處僥倖婉彼二人恐不善本作加罪所謂小

人之仁大人善本作之賊大雅之人不五臣肯為

此也善曰婉猶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韓子

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銑曰忽迷

婉親也二人謂劉備張子布也言孫權親此二

人不忍加罪則為小人也若海內之人以起若兵甲是害六仁道也賊害也大雅謂君子也

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

與五臣本從事取其後善善曰史記曰王溫舒徒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忍加罪願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順權

於朝取其後善亦掩前惡但禽劉備亦足為效

開設二者審處一焉內取子布外擊備一也若

降者良曰荆揚州漢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

距命不承執事善曰吳志曰孫輔字國儀豫章

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

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

馬又揚州刺史劉正禮濟江保豫章以距權命

不承吳執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

云云銑曰謂吳遭疫旱人兵損減漢將各求進

孤聞此言未以為悅良曰謂憂人然道路既遠

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善曰左氏傳曰

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仁翰

若乘遇此故以襲於人君子所不為且又百姓

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

解波淋瀝是尺續自境正於孝要見風效

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良曰言加意區區然以憂百姓庶幾猶慎

望明德謂孫權言我冀君來昭然為副貳言不勞兵馬而得君來是於孤更益貴也是

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

仁君及孤虚心廻意善曰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

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銳曰案止也守次不前也言止兵守道而不前也古者雖兵

相交而通使往還必在中及孤謂思思是善本及我也虚心謂寬心能容納眾善之言無是

以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善注

濟曰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衮冕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若來降是補前

過矣易云牽復言相引復濯鱗清流飛翬天

衢良時在茲最之而已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游明時爵祿榮美亦如

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翼於高天之衢路來降之時正在此日最勉而已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善曰典略曰質西征八子南在孟津小

魏文帝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為魏王太子在盟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十八日不白季重無恙善曰爾雅向曰不文帝名季重吳質字也恙

憂也言無憂者猶言季重安否塗路雖局官

守有限善曰小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願言之

懷良不可任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註曰任當也濟曰願言謂相

文持抄此校

以直帝大悅魏

之劉子政作彈基

擇以而不勞者進

西京雜記成好蹴

已相符者

只說宴遊子文
帝陳思與吳揚
等往來諸書云
但不有致不為大
在昭明乃寬取所
想其意趣有与
已相符者

思也良猶實也任堪也
足下所理善作治**僻左書問致簡益**

用增勞良曰謂質所理朝歌僻左遠路書問難以致見故增勞也簡見也**每念**

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

氏善曰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由**翰**

設終以六博五臣本作博奕善曰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彈碁間**

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中角拂碁子也**向曰彈碁博**

高談娛心哀箏順耳箏謂箏聲清也所**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善曰儀禮曰尊

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

同乘並載以游後園翰曰同乘並載連車騎**輿輪**

徐動五臣本作**從無聲**向曰輿車也徐緩也賓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斯樂難常濟曰我相顧而言此樂難

今果分

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善曰司馬遷

足下之徒咸以為然良曰足下謂

余顧而言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

愴然傷懷及樂則哀故

常如此

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善曰司馬遷

足下之徒咸以為然良曰足下謂

余顧而言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

愴然傷懷及樂則哀故

常如此

曰則長逝者竟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翰曰元瑜玩瑀也長逝死也化變也異物謂生死為物各每一念至何時可言何曰每一念樂死生之事何時與質言之方

今裝賓紀時景風扇物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裝賓夏至之日景風至也天氣和暖衆

果具繁時駕五臣本無駕而五臣本有遊游北遵河曲濟

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良曰

後車善曰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

何善曰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翰曰時

我心相思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平行矣

自愛丕白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何曰騎伊

與吳質書善曰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

魏文帝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復四年善曰行

鏡曰行謂四時運行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在謂寒暑往復也

大約傷逝者兼論文字

善曰行謂四時運行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在謂寒暑往復也

善曰行謂四時運行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在謂寒暑往復也

善曰行謂四時運行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在謂寒暑往復也

況及過卧之思何可支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

齊曰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歎三年為遠况四年思何支持也過之

為過雖書疏往返五臣反未足解其勞結良曰結謂憂心

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

逝痛可言邪翰曰離逢也徐幹陳琳應湯劉楨俱死其痛何可言也昔日

游處昌行則連與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

輿車騎也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

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五臣無也善

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謂有

年已紀去聲可長共相保潘曰百年之歡是已

何圖五臣無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良曰

死填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善曰廣雅曰撰觀其

姓名已為錄追思昔游猶存心目而此諸子

化為蓬蒿可復道哉翰曰壤土也可復道觀古

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善本無皆能以名節自立

善曰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向曰類例

護駒鮮少也言古今文人例不拘細行文章或

負小瑕少能以美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大

名奇節獨立於時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

切善本

作倏

文選

挿此教語於
中間於法不應
也然却有安
態所謂水到
渠成多意有
文也

善曰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相子新論

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

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銑曰許由

隱箕山言幹之才文質兼備恬淡無欲著中論

有隱人之志彬彬文質見偉長徐幹字著中論

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是傳子後此子

為不朽矣善曰文章志同行幹字偉長北海人

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同善注言

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善曰同善注言

此子之文德雖力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善曰論

為不朽也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謂作文章也其才

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遂志而死矣

良實也 間者無者 歷賢諸子之文對之技 亡淚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善曰楚辭曰孤行吟而收

逝去行復自念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 銑曰

於已終當於此 陳林字也 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

善者妙絕時人 善曰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

矣妙絕時人謂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良曰

通於時人也 阮瑀字詵亦書類翩翩美兒 仲宣獨作續 自善

言其文雅之致足為樂也 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

無以遠過 善曰言仲宣最少績彼眾賢自善於

辭賦也續或為獨與論語文曰文以

文以遠過

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翰曰仲宣王粲字獨善辭賦其體稍弱不足起文至於或有所善姓者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

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之莫逮音代善曰呂

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

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遂命覆醢向曰伯牙善鼓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期

死而伯牙絕絃不復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衛人殺子路而醢之仲尼盡覆之傷子路之賢門

人莫及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亦善本一時之

隳也銑曰諸子謂徐陳應劉阮王也言今之存

者已不逮矣濟曰言今文人存者後生可畏來

者難誣恐五臣本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善曰論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良曰言後生

文章亦有可畏而難欺安知不如今者恐我與

季重老矣不及見來者之文也來者亦後生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

翰曰謂為太子時有所慮至乃通夜不瞑

銘所懷者萬事也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光武有言年已善本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

非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賜髀躡書曰吾年已

辭耳向曰通連也腹腫也言思慮志意不類昔日已如老翁也光武漢光武也更猶歷也

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銑曰言德不及光以

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

光。善曰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

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

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 見瞻觀何時易去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

良曰言既非材而處重位與動出入顧 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善本 古人思秉善本

燭夜遊良有以也善曰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

日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

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 過而往不可攀援而駐之故秉燭夜遊實有以

也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善本 東望於

邑裁書叙心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邑

述作文章無於邑謂 不得志也裁制也

與鍾大理書善曰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

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

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

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魏文帝善注

不白良玉比德君子瑋璋見美詩人善同濟注

孔云君子比德於玉焉詩曰顯顯印印 晉之垂

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瑋璋亦玉也

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瑋璋亦玉也

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瑋璋亦玉也

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瑋璋亦玉也

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瑋璋亦玉也

棘魯之璵余璠附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善曰垂

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之名器也

良曰皆美玉名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

棄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之曰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

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善注賜獻者千金此言萬者蓋廣言以示貴

有稱焉昔流聲將來善曰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

今古至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善曰左氏傳曰

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旋館於虞遂襲虞滅之銑曰晉既滅虢

還而滅虞以復其壁是為雙禽禽獲也和璧

入秦相如抗節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抗節厲義

文章臺之竊見玉書稱美五臣本玉白如截肪觀李善注

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善曰王逸正

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王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良

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

山景行私所慕仰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如高山賢明之行私心所慕仰也然四寶邈焉

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五臣作無也。向曰

之寶也。魏遠言秦漢已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

願不果。飢渴未副。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

若若飢渴待賢。銑曰言我求美玉曠年不逢

其真也。果遂常思見良寶有如飢渴今終未副

也。此情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

驚喜笑說。拈會。善曰說文曰拈拈手也。濟

為之也。言聞此寶笑而撫手也。會當自白書恐

傳言未密。善曰未是以令弟子建因荀仲茂

時從容喻鄙言。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

子建先容以勸喻君心迷我乃不忽遺厚見周

稱。善曰周稱謂絲書也。翰曰言絲乃不輕鄴

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善曰鄴

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

內傷。向曰謂騎使從鄴都還到盟津。銑曰

匣以盛玦者跪坐以開發其繩窮匣開爛然滿

目。善曰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

煥今爛兮其滿目。濟曰繩繫匣也言繫繩

去盡匣開見玦故爛然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

世之寶。良曰蒙暗也。指鄙不煩一介之使不損

連城之價。韓曰一介單使也。連城謂十五城。秦

之所易者言亦不損我此價乃得奇

寶既。有秦昭章臺之觀。去而無蘭生詭奪之誑。

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向曰趙使相如奉璧於秦即昭王坐章臺相如詭奪即上所述也言美觀則如昭王而欺奪之嘉賦益贖典事則無矣乃真惠我也詭猶欺也 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不白

與楊德祖書

善曰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

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亦有華有錄但未銘錄列功境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善曰仲宣在荆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 日清如水。碧絮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翰曰。揚如鷹之飛揚也。朝北也。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善曰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

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向日海隅東平藻文

也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善曰德璉南頓

人也近許都故曰此魏脩太尉之子故曰上京濟曰足下謂脩也其文最高故云高視上京謂

帝都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

謂抱荆山之玉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

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

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

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良曰吾王

珠寶也向日言人皆自以其才如玉也吾王

於是設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

矣善曰晉王謂採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

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翰曰該漏頓下悉盡也八紘八方也言此才子我太祖乃設天網下

垂於八方遍掩而取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鸞

許言切善絕跡一舉千里也善曰無也善曰本作軒韓詩外傳蓋胥曰

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銑曰以孔璋

之才不開於辭賦而多自謂能五臣本無能與司馬

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善本無也善

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善曰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前有書嘲之反作論去盛道僕讚其文濟曰子

書與陳琳嘲譏其文琳反以為論夫鍾期不矣

其盛道而讚美其文言其不知音

子建之捷猶勤
改竄如此又何可
輕言

引与丁對答輕
省圖徽名兒痕
迹此是筆力為
人愛

聽于今稱之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吾亦不能妄

善本作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翰曰鍾子期知音

之我亦不可妄歎陳琳文也世人善本著述不能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且其文有不善善本應時

改定善曰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師也昔丁敬禮

嘗善本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古

若人辭不為也善曰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

也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

潤飾也若敬禮謂僕卿何所疑佳鏡曰語及前

人謂此人敬禮謂僕卿何所疑佳鏡曰語及前

稱君也言不為我潤文之佳惡五臣本吾自得

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向曰佳好也但為

定吾文也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

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

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善本作見也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禮記魯哀

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

孔子文辭亦與人通流其議乃成焉翰曰孔

子制春秋之辯美惡則子游子夏之徒莫能置

一辭過此已往作者而言不病者我未所見也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善于有龍淵善

本

作之利乃可以議於善本斷善本段割善本張本戰國

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

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戰

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劔戟龍淵太阿陸斷

牛馬水擊鴻鴈向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劔

也叔美也媛姬也美姬君王之後宮者有美女

之容乃可以論後宮之位有寶劔之利乃可議

其斷割比言知音者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

可得論其文章也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文曰

而好詆禮訶呼文章居摘石利病善本摛文章志曰

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文曰

摛大言也又曰摛偏引也銑曰逮及也摛偏

摛拾利善病惡也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紫

言偏拾人善惡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

杜口善本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徂

千人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

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

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

杜忠臣之口濟曰稷下服之者有千人皆亦

毀也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夏殷周

五霸秦穆楚莊齊桓晉又宋襄也翰曰魯仲

連聞田巴毀五帝往見而謂曰今楚軍南趙伐

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

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象音

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

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

善本息乎善曰毛萇詩傳曰息止也翰曰劉

無歎如仲連才過季緒者求之人各有好尚蘭蒨

不難豈可不歎息此辯哉待

蔡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善曰

評文章愛好不同也。良曰蘭茝蔡蕙皆香草。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

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咸池六莖之

發。衆人所共。無五臣本。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

可同哉。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也。燕書曰咸池六莖黃帝制項樂也。而古今所共樂之。

而墨子著書乃非之。豈可言不可也。鑒文好惡。類於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笑街談。

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

未易輕棄也。善曰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通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

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齊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向曰

往之也。一通猶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植言今。之我少小所著文章一卷。相與衆人論之。雖街

談巷說野人匹夫之言。言我又。辭賦小道。固未。病必可采於風雅。不可輕棄。

足以揄揚大義。彰五臣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

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善曰漢書曰。揚雄奏羽獵

賦爲郎然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揚子法言曰。彫蟲篆

刻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善本作。位爲蕃侯。猶。銑曰章明也。德薄。

庶幾勅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善

金石之功。善曰國語曰勅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尚書王曰與國。

咸休永世無窮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濟曰蕃侯謂諸侯金石言堅不

也朽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良曰勲績皆功辭賦為君子哉

也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翰曰果遂也言我若

是吾道則五臣本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

得失善曰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

錄善曰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實錄謂不隱其善惡也

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善曰司馬遷書曰通

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

好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

也隱非要在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

恃惠子之知我也善曰張平子書曰其言之不

約皓白也言著此書非約至於白首尚猶不已

一云惠子惠施恩惠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善本無

植白

與吳季重書善曰典略曰質出為朝

曹子建陳思與季重原非真相知亦書多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大得為密坐在

坐善曰曹大家敬器頌曰侍帝王之密雖讌

善本飲彌日。向曰彌終也其於別遠會稀。五臣本猶不

盡其勞積也。若夫五臣本傷酌陵波於前。蕭笳

五臣本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去聲善

虎視。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特惟鷹揚足下謂

也取美壯之意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

曰鳳飲食自歌曰舞易曰虎視眈眈謂蕭曹不

足儔。五臣本衛霍不足侔也。良曰侔等也蕭何

霍去病武臣也言吳質文武左顧右眄。謂若無

人。豈非君作。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蔡雖

不得肉貴且快意。善曰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

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翰曰喻有文武之道

不見思也言我見質容威顧盼若人軍不用於

時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問大嚼雖

不得食其肉亦且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

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

梓以為箏。善曰尚書曰雲土夢作又孔安國曰

泗水名梓木名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

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善曰莊子淳芒謂

為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

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貫漏卮銑

曰巨壑大坑也言食多厄酒盃也言然日不我

飲酒速盡如灌漏盃酒不停於盃中然日不我

與曜靈急節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

與言不與我等也曜靈日也急節謂遷移速也

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

商之闕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

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

實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

參為晉星良曰面謂相見日也逸過也參商

二星名常不相見也言相見恐過度光景之速

別離則如參思欲五臣本抑六龍之首頓羲和

之轡善曰楚辭曰貫鴻蒙以東竭兮維六龍於

之轡扶桑又曰吾今羲和弭節兮翰曰抑止

抑下也六龍日車也羲和日御也言借光景於

之速思抑止六龍頓下其轡使口留而不去抑

若木之華閉濛記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

作良又無緣四字善曰楚辭曰折若木以拂

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

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

陽谷次於濛記又曰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

昇天路而不知天所登也良曰若木日過處

濛記日入處折若木而執之而不去閉濛池之

谷使日礙而不入然天之高遠實無懷戀反側

如何如何何曰察者也反側謂眠不得所來

文采委曲譬若春榮劉若清風善曰谷賓戲曰

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劉以蕭

蕭兮銑曰訊問也譬盛美兒劉清風兒言吳

質書如此申詠反覆曠若復面齊曰曠遠也復

清美也

文選四十一

二十九

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善曰謂朝歌也。良曰還所治謂休治公事之暇。

可令憲事小史。善曰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誦以聲節之曰誦。翰曰憲事謂

好事少知文者質為朝歌。夫五臣本文章之難

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善曰論語子曰

猶難之也。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

氏而無貴矣。善曰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

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

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天孽而重寸陰

和氏之璧。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

之則不以為珍貴文亦如。夫君子而不知音樂

然矣不可輕而不申詠。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五臣本無

善本無。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

善本無。值墨氏善本作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

張目也。善曰墨翟不好樂而朝歌非妓樂何謂

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善本有之矣。未有不

求而自得者。善本也。善曰法言曰學者

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良曰

佳善也。言求而不得善者日日有之。未有不求

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良曰

佳善也。言求而不得善者日日有之。未有不求

善而自得善者言吳且改轍易五臣作而行非良樂

質為政故有善也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

矣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

良秦之伯樂充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

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

王良也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

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

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

也翰曰王良伯樂善御馬者也以良馬比吳

質言良馬之御車不移改轍跡不變易行步戒

吳質善無速移也易俗移風而為政理非楚之

叔敖鄭之子產也此二子俱不易人而治故願

質勉之也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善曰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

上之達論通而微墨翟自不好伎何謂也

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

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曹

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植應

耳向曰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殊不盡意

往來使數相問也悉盡聞問也

答東阿王書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吳季重

質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

麗而慰喻之綢繆乎濟曰惠貺賜也所奉恩賜

謂得前書也發開伸展也

綢繆謂殷勤之意也

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遷力也

移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善曰法

言曰觀

善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衆山之也遷也况
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况也良曰遷地小而
相連兒翰曰至尊天子也今借自旋之初伏
而為喻百里縣令之任質自謂

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
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善本無也誠以身賤犬

馬德輕鴻毛善曰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
于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
知其術願以告我豈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
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間術焉
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於是乃適河
大畜牛年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
計黃樹正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
頓戰國策魯連說張相曰鴻毛之輕也而不

能自舉向曰自旋旋還越失也謂質前從朝
歌至鄴又從鄴還縣之時也伏念宴樂之事惘
然驚懼者非敢羨望寵貴光榮之美猗頓之富
誠以身賤德輕故也惘若驚懼兒猗頓書之巨
富人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五上本
作橋

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善曰三輔舊事曰未
朝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楚辭曰坐堂伏檻
臨曲池銑曰玄北也金門以金飾也玉堂美
言之也伏憑也橋檻鉤欄也言既威儀虧替音
憑鉤欄於前殿以遊也觴盃也既威儀虧替音

辭漏藻思列及濟曰替矢也言陪遊意樂不
知威儀戲笑談弄言辭過度漏藻而出

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五臣本
穎之

才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
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

二十人借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未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登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良日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懿美愧慙也餘曰善注及到楚遂為辯勇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之首飾皆莫當之

馮諼爰三窟之效善曰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

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有之者義爾為君市義孟嘗君不悅後有與孟嘗君者於潘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自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三窟孟嘗君乃與車一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惠王聘孟嘗君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以就請君高枕為樂矣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翰曰薛公屢獲信陵孟嘗君曰文也對於薛餘同善注

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善曰史記曰魏

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向曰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位自迎夷門侯生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

德公子愈恭後
救於魏魏王使
人告曰諸侯救
令止晉鄙軍公
兵符使朱亥殺
邯鄲遂解此美
乃質之所以憤積於曾臆懷眷而怡一邑者也
伐趙圍邯鄲平原君使使求
鄒將十萬救趙秦王聞之使
者必移兵伐之魏王懼秦遂
謀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盜
邯鄲代之將以救趙
侯生可述之意
凡此數者

銑曰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質所以憤
積懷眷於古人
心誠也怡邑憂兒
若追

前宴謂之未究欲
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

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

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
善曰封禪書曰
天下之壯觀周

人質自謂也
庶幾近也
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善曰左氏傳
箴尹克黃曰

君天也
向曰所天謂所尊敬也言志所尊敬
在於子建此古人通言尊敬之意非獨君也

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
銑曰縣令佩銅印黻冠
飾投棄擇去此職恒侍

子建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
善曰仲父
仲尼也老

氏老子也
濟曰仲父孔子稱老氏老
子也遺訓謂六經要言謂五千文也
對清醕

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
善曰毛詩曰既載清
醕又曰嘉肴脾臄

良曰清醕酒也抑止享食也
言得侍坐于
建雖對酒而不酌止肉不食
言將醉飽也
使西

施出帷幙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

保也
善曰越絕書曰王乃飾
天女西施使大夫
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

發疑

兮。嫫母勃屑而日侍。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翰曰：西施、美女也。

嫫母，醜女也。質自言侍于建，如美女使醜者為侍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于之要言，道義相合。此可謂盛德所履，明智所安也。蹈履哲智，保安也。

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向曰：近者之觀，謂于建所述飲秦箏發徽。

二八迭奏。善曰：楚辭曰：挾泰箏而彈徽。又曰：二八謂舞者十六人。墳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

送遞奏進也。善曰：舞賦曰：擬華屋而煒洞房。周禮曰：靈鼓、靈鼗也。濟曰：吟、塤、簫、樂器也。激亦動也。靈鼓也。

耳嘈嘈於作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備肅慎，使貢良曰：嘈嘈，喧甚也。謂歡之情極，踊躍如鞍馬也。

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賓之，有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若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小王肅曰：肅慎比夷國名也。楛，木名也。若，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名，以來貢。越堂獻白雉，重譯而至。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名。權，權備，劉備言音樂之和盛，可令夷狄貢獻。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首也。向曰：還治，謂休公務之暇，乃諷誦于建所賜之文，觀省其美也。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

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

善曰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

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

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

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銑曰同善注質小人也無以承命

濟曰言無文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

然汗下善曰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爾雅曰面

然謂慙恥也答所賜書也赧而得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

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之有乎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官名蓋伏職

何但小史而已善本之有乎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之有乎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之有乎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之有乎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之有乎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之有乎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之有乎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之有乎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之有乎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之有乎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之有乎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文選卷一

七

文選卷一

七

縣小不足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五臣本作巧

為揚名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

也翰曰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間地小何足使良馬馳騁其軌跡也此託

言朝歌小邑不足見譽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向曰此疊子建書改轍易行言也

之力今處昌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

以千里之任檻獲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

五臣本也善曰淮南子兩絆驥而求其致千

無所肆其能也銑曰絆良馬之足何以行千里之道

形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詞銑曰恤吳

質有

與蒲公琰書

善曰黃彌之山公表注曰蒲

應休璉

善曰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

召璉璉別事不得格局小但以微事為股

璉魚其白昨者不遺猥見何照臨向曰言炳雖昔

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善曰夷門侯嬴也已見同卷吳季重荅東阿王

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

賈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

息曰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向曰言猥照臨

則雖侯嬴納無忌之顧毛遂受趙勝之眷實無

則雖侯嬴納無忌之顧毛遂受趙勝之眷實無

仲若曰此二句詞甚晦滯休連
取草
錢曰此言待人放
子上加於子之
范去必去之善
有德也

以過此夷門侯生所
居也逆旅客舍也
外嘉郎君謙下去之德

幸頑才見何誠知已
見何誠知已
頑才見何誠知已
頑才見何誠知已

志誠以為知已也炳父寵為
太尉璩嘗事之故呼曰即君
歡欣踴躍

情有無量
音亮
是以奔騁御僕

宣命周求
良曰騁馳也言奔馳車馬宣
陽書喻

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
善曰說死曰安子賤將

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鈞道夫投綸錯餌
迎而吸之者揚鱗也其為魚味薄而不美若亡

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
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書所

謂揚鱗者也乃請者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
詹何楚人也以獨重為綸芒針為鈞荆棘為空

音難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水人有醜酒
者其難甚乎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

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揚倩曰
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

或今孺子懷錢勢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齧之此
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

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
主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

未詳 翰曰陽書教子賤釣道詹何善釣魚也
昔人揚倩有酤酒者酒甚美而不售人問曰其

狗猛人畏故也范武古之善為酒者此言求酒
使陽書號詹詹何令其釣之揚倩言說范武也

使其故使鮮魚出自
善本
潛淵芳旨發自幽巷

向曰芳旨美
繁俎綺錯羽爵飛騰

酒也發出也
善曰楚辭曰
瑤漿蜜勺實

羽觴兮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
滕爵鄭玄曰今文滕多作騰 銑曰俎几也言

繁布於几上如文綺錯亂也牙曠高徽義渠哀激

羽爵酒盃也飛騰盡速也

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

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

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

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濟曰牙伯

牙善鼓琴曠樂官也徽調也當此之時仲孺不

義渠國名其樂哀也激重也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

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

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

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

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君需

醉時突入見遵毋叩頭曰當對尚書有期會

狀毋迺令後閣出去良徒恨宴樂於酣白日

曰同善注同庭謂妙也

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善曰漢書曰諸博上

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

歌驪駒主人歌客母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

早未可也服虔曰大燕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

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

整駕而歸也言日暮言歸樂意猶未宣展**追惟耿介**

迄于明發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

盪情道思不安至于夜曉耿介**適欲遣書會承**

不安也迄至也明發曉時也

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銑曰會遇也來

命謂炳有使來

也齊曰**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

望**望**善曰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

野良曰伯陽謂老子廟曠遠也**高樹翳朝**

望

望

望

雲文禽蔽綠水翰曰文綵之鳥也蔽水言多也沙場夷敞清風

蕭穆是京臺之樂也善曰淮南子曰得無流而不反乎

今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諸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

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

大澤也向曰夷平敞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坦而光明也蕭穆清風兒京臺楚國高臺也是

為楚國觀望之美亦可謂此中之京臺忘歸之樂也流謂耽樂之情如流水之不反適有

事務須自經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不獲侍坐良增

邑邑善曰邑邑不樂也就曰不得往侍坐因同樂實增悒悒也悒悒不得志之兒也

白不悉據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璉

據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闈

因閣善曰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善同

良曰詩云叔于田巷無居人又云出其闈閣有女如荼闈城也下章云匪我思存此皆據相思

之意風人則詩人也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

皆鷹揚虎眈有萬里之望善曰魏志曰王肅字

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

記梁商上書曰猥復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翰曰宿舊也授謂授職也拔

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言其雄勇薄援助者不

之士力有萬里之望謂望富貴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

善曰相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向曰薄援助謂無親

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貴者言不能追參朝責復如鳥之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

善曰淮南子曰歛翼栖於故林塊然獨處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

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臣之願也

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恥義不詳

濟曰言千載思度其事知汲有所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蓋謂時勢不可處也

善曰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

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道所居窮巷而門多長者車轍學非楊雄堂無

好事之客善曰漢書曰揚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

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

置酒之樂善曰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習又曰陳

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樂之

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

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

而已有似周黨之過善曰左氏傳楚宰

平閔子善曰左氏傳楚宰遠啓疆謂魯侯曰

而已有似周黨之過

而已有似周黨之過

而已有似周黨之過

今君若步王趾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無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舍菽飲水無菜茹也濟曰机案也榻床也民曰幸遇也袁生璩友也時來與璩言談趾足也王者君子比也樵蘇薪草也舉炊也言薪草不炊蓋無食可為也周黨每過閔仲叔共飲水而已故璩有似此者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善曰蔡邕正論曰皮朽勢然也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善曰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向曰秋物雖榮者沾於霜露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否泰亦自然之數也豈可恨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

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善曰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濟曰岑文瑜為廣川縣令

應休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卷善曰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良曰磧石也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濟曰雖在涼臺浴寒泉亦有炎熱之氣矣慘憂也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善曰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

言無所庇蔭而處也 翰曰憩息也 向曰雲
漢詩美宣王側身脩行以求雨也言宣王之德
不能過 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 善

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
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
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
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
也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
子曰西施毛嬙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
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
出闕里 濟曰土龍泥人並祈雨之物也矯舉
也玄寺謂祈雨祈鬼神之事故玄寺寺司也鶴
立者言如鶴之望也闕天子闕也里閭里也
脩之歷旬靜無徵效雨不降明勸教之術非致
雨之備也 銑曰在於精誠知恤下民 善本躬自暴露拜

起靈壇勤亦至矣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
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

次行雩禮求雨 翰曰恤憂也暴露謂
身立於日也 向曰靈壇求雨壇也 昔夏禹

之解 居陽 野善本 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

水旋流 辭未卒而澤滂沛 善曰說苑曰湯之時

凡鼎而祝山川蓋未已而天下大雨也 濟曰

禹治水以身祈于陽野之河禹言未發而水治

矣旋流不息也湯大旱以身禱於桑林湯

辭未終而雨已滂沛桑山之林能興雲雨 今者

雲重 作既 積而復散 雨垂落而復收 得無賢聖

殊品 優劣 異姿 割髮宜及膚 剪爪宜侵肌乎 善

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

禱於桑林 於是翦其髮齋其手自以為犧用祈

但引玄就皮膚
同小轉三多石標
正理深論殊覺
味短

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鄭音厭說曰
此蓋精誠不至而賢聖道殊品優劣之異及膚
侵肌者言用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
心苦切也

否之應甚於影響杲可以為不然也善曰左氏

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飢嘉殷而年豐今
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
從之師與而雨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翰曰殷邢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善與
不善之應如影隨形響應

聲也不可以為不如此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
起子善曰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向曰恐其
不致至誠不知善否之應故以書起發其

章應據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中淺表指涵以雅諒風味鏗然自是書

據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

善曰說文曰芒洛北大午也禮記曰昭然若發
蒙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
其人欲之耳銑曰問近也濟曰芒山名濟
渡也曠然游覽開發矇暗之思以至明達也

風伯埽涂善本雨師灑道善曰韓子師曠曰黃
帝合鬼神於太山之

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
師向曰風伯雨師致風雨以埽灑道路者

按纒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善曰

亦既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為此春
酒良曰言至其所止之處則酌春酒接武善曰禮記曰堂
茨涼過去大夏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

仲恭云用方
文用按寸字
者修呈以寸

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

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 翰曰武

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清涼已扶

過大厦之室也茅茨以草為屋大厦大屋也扶

五臣本 寸肴脩味踰方丈 善曰尚書大傳曰扶

作膚 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

丈日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 銑曰厚四指曰

膚肴肉脩脯也言肉脯雖 逍遙陂塘之上吟詠

少味過方丈之食踰過也 苑 善曰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

也苑 柳之下 善曰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

也苑 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 善曰楚

秋蘭以為佩又曰春蘭兮秋菊毛萇詩傳曰崇

充也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佯

王逸曰若木在崑崙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

使之環劫也 向曰春芳香華結此以充佩服

美其香比德君子也若華日所 弋下高雲之鳥

過處言折取以翳日使馳其景 餌二 出深淵之魚蒲且 讚善便嬛 稱妙何

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

無以過也 善曰論語子曰在齊聞韶三月不知

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淮南子

曰今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

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

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

樂也高誘曰京臺高臺也 翰曰弋射餌釣也

蒲且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嬛古之善釣者

我之所美遁游也韶樂名故云虞韶京臺游觀

之處臺 班嗣之書信不虛矣 善曰漢書曰相生

名也 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栖遲 來還京都

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良同善注

瑰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躓塵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

子之宅近市湫隘躓塵善曰躓塵近也思樂汶上每善本無每發於

不可居善曰濱近也寤寐善曰寤寐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氏宰

無於善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昔伊尹輟耕鄆實憚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

人於塗炭善曰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

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賦

賦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善曰

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

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鄆憚字君竟

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憚即去從次

都止漁釣其娛留數十日憚喟然歎曰天生俊

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

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

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

憚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

向山同善注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而吾方欲

如墜泥火意欲濟之今出其難也

秉耒耜於山陽沈鉤五臣本緡於丹水知其

不如古人遠矣善曰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

出堯音管銑曰秉執也耒耜農器也然山父

山陽縣名釣緡並取魚物丹水水名

不貪天地五臣本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

其志也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

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翰曰山父許由也堯大其志欲禪為天子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不懼也非以貪天下為樂曾參云晉楚之富不可及彼以富

我以仁彼以爵我以義吾何憂哉此一人亦其美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

已良曰鄉邑之人念其才行也欲令善本州郡崇禮師官善本

作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

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善曰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尚書曰駿奔走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濟曰欲令州郡崇禮教取弟為衆官之師教授鄉邑誠美意也

翰曰俟待也黃河

千

聖人出則人壽侯何可待也且官無金張之援

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

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善曰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是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是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

警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

向曰金日磾張張安世子孟霍光字也並用勢漢朝淮南子云隴西之游喻躁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

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

西之游喻躁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

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

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

游宦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謀富貴殊異亦如欲疾而涉射遠而近也圖謀也幸賴先

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疾強於負擔

追蹤夫人畜雞種黍曰謂賴祖考之餘慶免負擔之勞也勤勞也

漢書鄭朗曰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良曰子路從夫子之後遇丈人以杖荷篠于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丈人曰曰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

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言追蹤此丈人乃養雞種黍以為田家事潛精

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善曰孝經曰立身行

籍為典墳也墳無成善曰禮游言以增邑邑善曰禮

翰曰游言謂不當言也過言也夫志氣

之田宜以急意善曰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

野謂負郭也善曰爾雅曰開土字吾將老焉善曰左氏傳曰

吾將老焉善曰爾雅曰劉杜二生

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善曰爾雅曰夏

劉杜疎友人八也生者有相見在近不復為言善

德之稱也朱明夏節也善曰慎夏自愛善曰

慎夏熱之氣善曰瓌報善曰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二終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二終

又自對愛也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其夏燕之



